

多年前,我在新疆伊犁地区生活过一段时间。一九六五年冬天,我们分到了爱人所在单位新落成的教师家属房,平房,大约二十平方米。我是多么珍惜,有了自己的一个方方正正的窝,属于自己的避风港。我的岳母习惯于说的一句俏皮话是:新盖的茅房三天香。新的总是好的。由于是新抹好的墙,而这墙是先将麦秸泥抹在砖上,抹得光滑铮亮,再刷上一层或多层石灰,取其白净。我们进家的时候四壁尚未干透。与北京不同,伊犁地区不是夏潮冬燥,而是夏干旱而冬季多雪潮湿。房间里一生火,温度一升高,新麦秸里混藏着的麦粒纷纷发芽,墙上满是绿苗。我对自己彦俗来访的农民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我种的实验田。

类似的故事是伊犁的电线杆子,新伐的木头,一头刷上沥青,栽进地里,过几天,电线杆子发芽了,长出鲜嫩的绿色枝条。可能多数情况下,这只是木头内部的生命汁液在起作用,这样的枝叶当然不会成长,只能凋落。但是我仍然愿意把它看成伊犁这个神妙的地方的土地和风水的活力的证明。噢,那是一个栽上电线杆子也能发芽的地方。

好也罢赖也罢,又是一番日子。从伊犁返回乌鲁木齐市以后,有一段时间无须天天上班,我常常待在家里写作。我写伊犁的肥沃土地,写到维吾尔族女人的嘴唇,写到伊犁地区其实是受俄罗斯人的影响勤于为房屋粉刷,

花是随着我女儿的出生,慢慢来到我身边的,我对它们就像对我的女儿一样倾注爱心。这点我女儿知道,甚至她有时嫉妒我在花上花的时间比她多。“你什么时候不在时,看我不好好收拾你的花!”好几次女儿对我发狠话,可我也好不示弱,扬起眉毛,瞪着眼警告她:你敢!

说是说,那一波一波的花花草草没一盆是受女儿残害而死的,大多是我的原因,要么直接要了它们的命,要么长时间的萎靡不振。就拿几乎占了阳台一半的龟背竹来说吧,它是我用了四个春秋养大的,大到叶子像夏天人们手中摇动的蒲扇。龟背竹又名电线兰,看到它一头扎到地上的根,就知道这个名字多么的名副其实了。那是国庆节,

闲着没事的我跑到阳台看花,左看右看觉得龟背竹居住的房子实在寒碜,盆里盆外都浸满了盐碱,看上去脏乎乎的,在它的脚下还挤着一棵无法伸展开腿脚的小龟背竹。于是没得商量,我三下五除二把它“娘俩”从盆里拔了出来,大的栽到一足够大的青花瓷盆里,给小的另立了门户。看着这“娘俩”都住进亮堂堂的大房子,我喘了一口气,还胸有成竹地告诉自己:没问题,这一次大龟背竹定能长满阳台,小的好几年也不用换盆,到时候我可以在龟背竹下面好好读书,听音乐了。

我满心欢心地憧憬着未来,可大龟背竹不但没长满阳台,反而一天一天的无精打采。看到龟背竹耷拉着脑袋,我立刻想起得了感冒的人,“是不是它的根受凉感冒了?”我问自己。不到一周,龟背竹的叶边就如烙糊的饼——黑不溜秋的我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一切为时已晚。终于有一天我听到龟背竹一声无力的叹息后,瘫倒在我面前。留下小龟背竹跟一个没娘的孩子一样,孤苦伶仃地独立风中。

那么大一棵龟背竹就这样死了,且是我亲手扼杀的,那种痛苦也只有我自己清楚。至今龟背竹死亡的过程还不断在我眼前浮现,黑夜里我常常能听到“她”嚤嚤的哭声。

就在我沉浸在失去龟背竹的痛苦中时,第二年秋天我又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把一棵足有半人高的霸王鞭送了人,那花少说得养五年。可以说自从龟背竹死后,我对其他花疼爱的程度又多了一重。夏天我怕霸王鞭受不了北方的干热,就在外面阳台上挂个竹帘;冬天我担心屋里温度不够暖和,索性安装上百叶窗。眼看着霸王鞭长呀长,长到我搬它出门都很吃力的



我写到秋收、麦场、牛车、水磨、夜半歌声、婚礼……当然,我也写到在伊犁看到过的电线杆子发芽的奇景。一写写到了生活,写到了人,写到了苜蓿地,写到了伊犁河,我总是如醉如痴、津津有味。

冬天有室内的炉灶与火墙,当然就在室内做饭。我们特意在炉灶上安装了电烤箱,我由于不需要按时上下班,便常在家里钻研烤箱里的炊事学问。我做得最好的是把南瓜擦成细丝,与百分之八十五的玉米面,百分之十五的白面混在一起,烤成大块烤饼。受当地人的影响,有时候也掺些洋葱和盐,烤出来香味扑鼻。我还想试着烤面包,买了酵母,买了啤酒花,掺进了牛肉鸡

个子了,自然而然就有了把它送人的想法。

我想霸王鞭一定揣摩到我的心思,翌年春天我生日当天,它送给我的礼物竟是煞费心思准备好的八朵小花。那花不大,像小指甲盖大小,但绝对晶莹剔透,那是缩小版的向日葵模样,外面一圈是翠绿色的,里面的小脸是浅绿色的,仔细看时,有眉有眼的,着实让我喜欢。因为每天为了手中花生米忙得昏天黑地,使我很快忘记了霸王鞭对我的好,我把它送人的想法提上议事日程。

如今我能想象那一年霸王鞭是用什么心情送走夕阳、迎来朝霞的,到了深秋,我发现它没怎么长高。这些并没阻止我继续实施我的计划,因为马上要到冬天了,

我不想这个大家伙占满我的阳台。我把霸王鞭送给同院居住的一嫂子。嫂子家在一楼,比我家房子大一倍,何况她也喜欢花。

我自以为我给霸王鞭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不料,当春天横扫北方,大地复苏、万物葱茏之时,它的新主人等啊等,等到夏天也没见霸王鞭发芽。突然有一天,嫂子说霸王鞭下面烂了一块,还散发着一阵恶臭。我去看它时,一只滚圆的水珠从顶上落下来,我想那一定是霸王鞭的眼泪。

霸王鞭死了。按说身上有了这两起“命案”,虽然没被人通缉,但在之后的日子里我应学会小心行事,就像一个人先后两次跌入同一条河流中,人们不怀疑他脑子有问题才怪!可我偏偏就是那个脑子有问题的人,在同一条河跌了好几次。每当我看到大龟背竹留下的遗孤,心中难免一阵酸楚,渐渐有了宛如怀念故人的感觉,但一切为时已晚。终于有一天我听到龟背竹一声无力的叹息后,瘫倒在我面前。留下小龟背竹跟一个没娘的孩子一样,孤苦伶仃地独立风中。

那么大一棵龟背竹就这样死了,且是我亲手扼杀的,那种痛苦也只有我自己清楚。至今龟背竹死亡的过程还不断在我眼前浮现,黑夜里我常常能听到“她”嚤嚤的哭声。

就在我沉浸在失去龟背竹的痛苦中时,第二年秋天我又犯了一个原则性错误——把一棵足有半人高的霸王鞭送了人,那花少说得养五年。可以说自从龟背竹死后,我对其他花疼爱的程度又多了一重。夏天我怕霸王鞭受不了北方的干热,就在外面阳台上挂个竹帘;冬天我担心屋里温度不够暖和,索性安装上百叶窗。眼看着霸王鞭长呀长,长到我搬它出门都很吃力的

们,新伐的木头,一头刷上沥青,栽进地里,过几天,电线杆子发芽了,长出鲜嫩的绿色枝条。可能多数情况下,这只是木头内部的生命汁液在起作用,这样的枝叶当然不会成长,只能凋落。但是我仍然愿意把它看成伊犁这个神妙的地方的土地和风水的活力的证明。噢,那是一个栽上电线杆子也能发芽的地方。

好也罢赖也罢,又是一番日子。从伊犁返回乌鲁木齐市以后,有一段时间无须天天上班,我常常待在家里写作。我写伊犁的肥沃土地,写到维吾尔族女人的嘴唇,写到伊犁地区其实是受俄罗斯人的影响勤于为房屋粉刷,

生活万岁

王 蒙

蛋,始终没有成功,烤出来除了没有面包的气味以外,各种气味都有。

我曾在乌鲁木齐新华东路一巷五号住了两年,房东是一位老太太,阿依穆,住我们隔壁。众房客评论此老婆子太恶劣了,竟然将地板拆除卖钱。最惊人的是,我搬进来后才发现虽有电灯泡却没有电。一问阿依穆,她说

是她把我们屋的电拍断了,原因是两套房合用一个电表,她的用电是半年才用一度,过去的房客却要求与她分摊,她太吃亏,干脆断电。这创造了我一个显示维吾尔语水平的机会,我乃用极文明礼貌的,带几分古老的上层风格的维吾尔语向她足足地卖弄了一回辞令,说明我必须用电,我不考虑电费的分摊问题。缴电费时一切可由她定,我可以缴百分之六十,或七十,或八十,或九十,或九十一,或九十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直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只要不是百分之百,我情愿多承担一些电费,但是如果不让我用电,那是不可可能的。

看,这就是语言的力量,辞令

(哪怕有些装腔作势)的力量,我没有面包的气味以外,各种气味都有。

我曾在乌鲁木齐新华东路一巷五号住了两年,房东是一位老太太,阿依穆,住我们隔壁。众房客评论此老婆子太恶劣了,竟然将地板拆除卖钱。最惊人的是,我搬进来后才发现虽有电灯泡却没有电。一问阿依穆,她说

由于常常停电,我们也准备了相当正规的煤油灯,并常常擦拭玻璃灯罩。

读书,写作,学习,生活,其乐无穷。

生活,你永远那么具体,那么平凡,那么普通,又那么难以须臾离开。

我喜欢生活,我喜欢日子。在我写《青春万岁》的同时,我也喜欢说“生活万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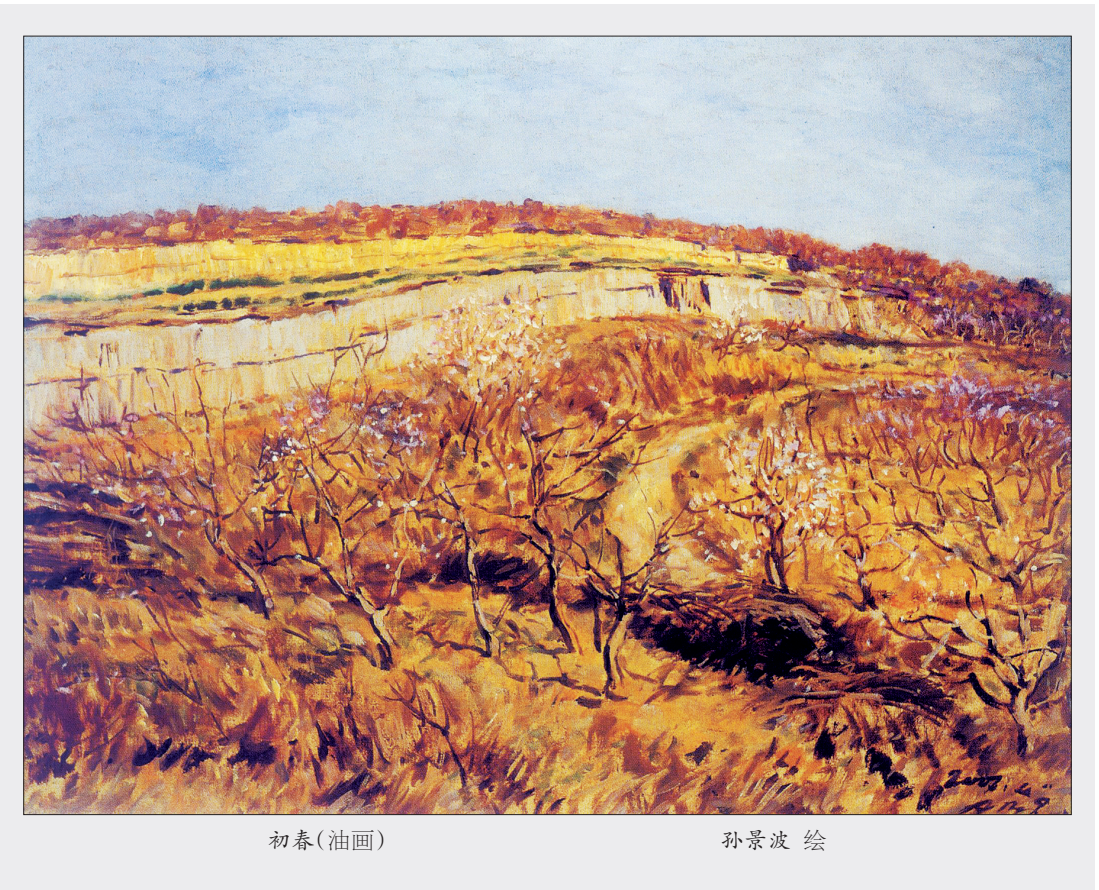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们家安装了两台空调,有高消费之感。至于冰箱与洗衣机不但早就有了,而且更新过了。之所以要更新,都不是机器的问题,而是我们使用上的问题。济南产的什么小鸭牌洗衣机,根本没有坏,不知道自来水龙头被谁关上了,我乃自作主张换了新的,把旧机当废品卖了。而一台日本日立牌冰箱,由于我放置的地方冬季太冷夏季太热,不符合它的工作环境要求而报废。

我的家与此期间中国城市的许多家庭一样,进入了家用电器飞速发展时代。电视屏幕越来越大,音响质量越来越高,微波炉、电磁灶、电烤箱,各种影像产品一应俱全。等到有了这些以后,才想通了:这又算什么呢?这样普通……怎么会羡慕别人的家用电器呢?

一九九七年,我在北京市近郊购买了一处农家房屋的使用权。我有时候想,生活在别处是一种理想,一种想象力,一种追求和梦幻的能力,是一种生命的不安与躁动,是挑战也是自我折磨……也许没有生活在别处的固执与痛苦就没有文学。反过来说,没有文学与生活现实的适当距离,你就很难活下去。

乡下的小动物实在可爱。我们室门外有一盏电灯,突然拉线电门不灵了,最后查明是由于一只飞蛾往电门内部甩了子,而飞蛾卵是不良导体,割断了电路。村里发生过一次自来水停水事故,经查,是由于一条小蛇咬断了电源线,停电造成了水“叫”不上来。至于那里的虫声鸟声,尤其是虫声,绝对是盛大的交响乐。那是一个天籁乐队! 鲁迅在《鸭的喜剧》中曾引用爱罗先珂的话说,缅甸那边的虫鸣如交响乐队,而北京是何等的寂寞! 认为北京是沙漠一样的寂寞,我想主要原因还是没有到郊区来。其实旧北京也有蝈蝈与蝓蝓、黄鹂与乌鸦的鸣叫的,旧北京的虫鸟鸣叫比新北京是更加热闹的。

名家新作



初春(油画)

孙景波 绘

我家住在美丽的湘西凤凰县城的沱江河边,穿过北门古城楼,再转过一条青石铺成的小巷,那栋灰色墙青色瓦,高挑着凤凰飞檐的房子就是我的家。

家离沱江河很近,也就三百米左右的距离,河边常是我们这些孩子嬉戏游玩的地方。在河边长大的孩子,似乎对河有种特殊的感情。以至于我现在买房子都是要看有没有河,有没有水,似乎有河有水才会使万物有一种灵气。

记得那时候家里已经有了洗衣机,但是,我们河边的人还是喜欢穿过北门码头,走下石阶,到河边去洗

洗衣服,沱江河边的红石阶是一条一条的,一直延伸到河里,很整洁很干净,是洗衣洗菜最好的去处。夏天我们可以脱去鞋子,双脚踏进河里洗菜洗衣服,沱江河水清凉而碧绿,可以清楚地看见河里的水草一枝一枝地招摇,看那水纹一脉一脉地散开又合拢,洗得累的时候偶尔抬起头,还可以欣赏那河边吊脚楼的人家,看那一摆一摆过桥的路人,欣赏那同自己一样挥动着棒槌一点一点捶衣的女子。

父母都是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到河边玩的,他们会编着河巫婆和溺死鬼的故事给孩子们听。而河边的孩子却有着水的灵性和放任大胆,只要喊准机会,他们就会赤条条地“扑通”一声跳进河里,

抑或打水仗,抑或争上游,游到深水处我们自己命名的“老虎凳”上坐坐,显示一下当老虎王的威风。或者游到河边船家停放的小木船上,撑着竹竿在河中心溜一圈再把船只还到原处。而这时,岸上就会传来一声声生气的叫喊声:“鬼崽子,还不上岸!”于是,大

家又“咚”地一声从“老虎凳”上、小渔船上跳进水里,河面上顿时响起一阵“哗啦、哗啦”的击水声和狡猾得意的笑声。

古城里的学校是不允许学生到河里去洗澡的,妈妈又是我们学校的老师,她对我 and 弟弟要求很严格,而河对我们来说诱惑力太大了,往往被发现,我和弟弟总是先发制人地大哭大喊:“你不准我们下河,为什么要教会我们游泳?”

小小年纪无法找到妈妈的答案,总感觉妈妈的爱是种多余的束缚。长大以后,我终于离开家,到另一个城市去工作。

家住沱江河边

彭 晖



而妈妈的爱却像一根无形的绳,一头系着河边的家,一头系着远方的我,薄薄的几页信笺,淡淡的几句问候足以在我困难无助的时候悄然泪下。

每次回到河边的家,爸爸总会亲手烧上我喜欢吃的菜,妈妈总会邀我到河边散散步,听沱江

河的水声,讲我们孩提时的故事。

小时候,妈妈是手把手教会我们游泳的。在河边长大的孩子,与水有缘。妈妈知道束缚不了我们的天性,她唯一能做的就是教会我们习水性,学会自己保护自己。那时没有救生圈,妈妈就用她的裤子打湿水,然后吹足气,用鞋底线牢牢系住裤头和裤脚,一个救生圈就做成了。稍大点,我就离开救生圈,按妈妈教我的各种游泳姿势向妈妈游去,而站在河中心的妈妈却是一步一步地往后退,直到我游得精疲力竭,呛着水想喊妈妈救命的时候,妈妈才用温柔的怀抱紧紧地抱住我。

在沱江河上还有一座风格独特的跳岩,那是一座由十几尊一米高的红石岩墩和木板搭起的桥,凤凰人叫做“跳岩”。据老人说,这座跳岩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了,在唐朝的时候就成了凤凰子民肩挑背驮进入古城内外的必经之道。这座古老的跳岩自古以后就连接着河的两岸。以前妈妈工作的学校在河对岸,上下班要经过这座小桥,而我最怕过那桥,桥下湍急的河流叫人头晕,每次在河对岸等妈妈下班,妈妈总是要在最后

一个桥墩停住,然后叫我过桥,一走上桥,我的细腿就直打颤,妈妈总是在前方微笑着躬着腰招着手说:“别怕,眼睛朝前看,不要看水,一步步来,好,就要到了,到了。”

每次到河边散步,总会升起这样生动的童年,生活上和工作上遇到的一些烦恼伤感与挫折一下子淡化地无踪无影,又凭空出许多战胜困难的勇气。

那水,那桥,那河边的家,是我生命力量

花香一瓣

去年秋天,我去参加“唐山国际写作营”活动。某日在外出参观途中,与来自北京的一位老先生(著名文学评论家)聊天,他又十分健谈,且消息灵通,说这说那,说到赵本山,他十分肯定地说:今年春晚他上不了啦。

我以为他就是随便一说,或许他不喜欢老赵的小品。侯后见赵本山带着作品来春晚剧组,还觉得老先生一贯认真,那话说得有点草率了。我甚至还想日后见面,他会怎样解释。但没想到临近除夕,老先生的话灵验了,老赵退出了春晚。

没了老赵的春晚,不知别人咋感觉,对我是件憾事。我是每年春晚都等着看老赵的。钟声敲响之前,人们捧腹大笑,晚会出现高潮,新的一年(农历)就在笑声中来到了。即便如此,对他的小品,我也不是个都喜欢,如《卖拐》忽悠人,当时我还想,这春晚的尺度可够大了,炫耀骗技?以本山的特点,我一直认为对他比较适合的角色,是聪明的弱者,被人误解、受气、一时又解释不清,只能在尴尬中与人周旋。如《昨天、今天、明天》等等。

当初我给老赵写了《一乡之长》后,曾议论是否接着写《一县之长》,但随即一致认定不行,老赵不适合演县长。老赵出身平民甚至“饥民”,又在东北独特的艺术氛围中成长,你让他“大雅”起来,那就不是他了。先前的春晚或许较多地希望出现“年夜饭”的欢乐气氛,使之有别于其他晚会,于是老赵的某个作品既使“俗”了点,也上。但连读二十一年后,始于《相亲》,又终于《相亲二》,若简单一想,莫非是天意?

其实哪里是天意呀。老赵身体不太好作假,但绝没到演不了的地步。参加春晚演出不紧张不可能,但老赵久经沙场,上舞台的时间比上自家阳台都多,表演是他的基本功,无论如何也不至于就坚持不了那么二十多分钟。老赵的幽默是别人比不了的,生活中他也可以不动声色地就把你“忽悠”了。这一次讲自己是因为身体原因退出,绝对大智若愚。既不能说节目通不过只能退出,又不能和央视闹僵,于是身体就成了最好的挡箭牌,也为日后的复出铺了路。老赵,还有他老笑星,除夕过后,各地方台到处都是他们的身影,一个个吃

嘛嘛香,身板都好着呢!

话说回来,我不愿相信老先生的预言,好像早就定了。我还是坚信春晚是以节目质量为根本标准。但他们可能忽视的这一桌菜以往是“东北乱炖”挑着大梁,一旦没了这道硬菜,能有哪道菜顶得上? 现在看,不仅没有能顶上的,别的菜也不硬。而一旦小品不硬,整台晚会就软了许多。

从辽宁台和网上看了《相亲二》,如果一定要从中找出问题,问题可能就出在小宋身上,他的造型、举止有点太雷人,搁东北演一点问题也没有,拿到春晚确实有点过。或许老赵过高估计了春晚对赵家班的接受能力,有点大意了。但龙年春晚也有些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能力,似乎没有谁都可以,照样满台生辉。包括宋祖英,也把她一贯的服装亮点去掉,于是老亮点少见,新亮点(舞台背景)就出现了。很有意思的是,两个半老不老的男主持人似乎要弥补笑点不足,装傻充愣地多说不少,让人着急,是看节目呀还是看你们呀?

以往春晚导演的高明之处,是想方设法成全,让老赵的小品亮相。今年春晚导演看来还是年轻缺少历练,没把村长当干部,弃用老赵,其结果直播后自我评价时都底气不足;尽力了,问心无愧。这话很耳熟,先前多出自输球的教练之口。其实依我看,《荆轲刺秦王》,虽然是硬编出的高明之处,是对历史要尊重;“穿越”,有点新意;三个骗子被一个假老太婆骗了,是打击电话诈骗的;小偷和经理,撇开抄袭说,是两个好人的误会,等等小品,都下了大工夫,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但恰恰就缺少百姓家中寻常事的,而《相亲二》正好担此重任。如不缺老赵(再修改一下作品,让小宋收着点),整台晚会小品就会整齐且丰满许多。

春晚毕竟是春晚。想把她变得更像一场华丽的歌舞晚会,完全可以。但电视频道那么多,哪台更像春晚,人家就看哪个台了。不信,这边是歌舞,那边是老赵小品,包括赞同老赵退出春晚的,你看哪边? 较劲说我就看歌舞,也行。可要是一家人都坐在一台电视前,啥结果? 遥控器还能在你手

世象杂谈

关于情爱(二首)

沉 石

爱 人

在我的心里
找一块你的地方
或是群山的起伏里
或是平坦的草地
旁边一定要有小溪
潺潺流淌四季

但不管在哪里
都是无人涉足的地方
也是不许触碰的净土
我将建一座别致小屋
还要把栅栏在院围安装
再种植几棵幽竹
还要一些葛覃爬在墙上

我要在那小屋里
放一只世上没有的梳妆台
还有一只檀香的木床
让你在困倦的时候
舒展地小憩
让你在每天的清晨
对镜任意的梳妆

我会精心打扮那座小屋
在临窗处放上古雅的案书
那窗子要充分地透亮
让它在春日里溢入花草的芳香
让它在冬天里只照进太阳
让它在静夜里能把皎月悠望

让它能听到细雨润土的吟唱

爱人呀 莫埋怨我的自私
我只是不想
让那世间的炎凉
去打扰你的梦想
你的 初春般的向往

这一天

你迎面而来
又擦肩而去
把清香留在
青青草地
我的心底

你抱怨我不够偎依
质疑不肯栖息
你可知道
我匆匆地奔向
是要采撷远方那
瑰丽的云霞 为你
戴上颈项的惊喜
和惊艳的飘逸
扬眉的倩丽

今天 这样的日子里
有多少红玫瑰
在世上恣意地传递
我独行的执念中
有一朵红红的最爱
正为你热烈地盛开